

紀念王申酉

◎ 丁東

我在《南方周末》登了〈遇羅克是誰〉之後，接到了來自天南地北的許多電話，遇羅克在那麼多人的心中活著，這是歷史的安慰。由此還和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取得了聯繫，為即將付印的《遇羅克遺作與回憶》一書¹，充實了重要的內容，更是意想不到的收穫。這本書問世後，有人問我下一步做什麼？我說，下一步想推出《王申酉文集》。接著又遇到了相似的問題：王申酉是誰？

問我遇羅克是誰的，是年輕的朋友。問我王申酉是誰的，卻是成年的朋友，而且是知識界的朋友。的確，在12億中國人當中，知道王申酉這個名字的人，太少太少了。

我第一次意識到王申酉的重要性是三、四年前。當時我和謝泳合寫了一篇關於文革時期的民間思想的論文，鍾沛璋先生讀後說，文章不錯，可惜忽略了王申酉。

從此，我就開始留意王申酉。直到去年冬天，我請邵燕祥先生為《孫越生文集》作序，又提起王申酉的事。他說，可以找金鳳。並且當下拿出一本雜誌，上有一篇訪問金鳳的文章。其中提到，有關王申酉的書出不來，成為金鳳的一塊心病。

終於，我找到了早已離休的資深記者金鳳；終於，我讀到了王申酉的遺作。

王申酉的思想，在今天看來，都是正常的思想。他的不幸，就在於比常人早想了一、二十年：

——他批評「在我們國家裡，還存在著『革命』功臣與廣大平民的不平等」是1963年；

——他批評思想獨裁是1964年；

——他批評「三面紅旗一出，三年困苦降臨到六億人頭上」是1965年；

——他批評「在六萬萬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時代類似的個人迷信、個人崇拜」是1966年；

——他指出「毛在十年前劃了30萬右派分子，他們絕大多數是無權無勢的耿直志士」是1967年；

——在他1976年11月18日到23日寫的「供詞」裡，全面地反思了建國以來一系列極左思想的惡果，提出了尊重價值規律，打破閉關鎖國，實行對外開放等系統的改革主張。他的觀點，不過是寫在日記中，寫在給女友的書信裡。他沒有結社，也沒有把他的主張付諸政治活動，僅僅因為思想，因為他的頭腦裡產生了與當時統治者不一致的思想，於是被判處死刑，立即執行！

讓我們記住王申酉被槍殺的日子吧：1977年4月27日。這個日子和遇羅克被槍殺的日子——1970年3月5日一樣，都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日子，都銘刻著國家的恥辱。蘇格拉底被殺死在2400年前；布魯諾（Giordano Bruno，1548–1600）被燒死是在400年前；而

中國殺死自己的思想家是二十世紀70年代。遇羅克只活了27歲！王申酉只活了31歲！有人慨歎當時中國沒出幾個思想家。中國人不是天生沒有思想能力，而是最傑出的思想者，竟然被推上了斷頭台！

王申酉在80年代初平反時，首都的一些新聞機構組織金鳳等一流記者，花了很大的氣力去採訪，準備像宣傳張志新一樣大張旗鼓地宣傳王申酉的事跡。然而，報導寫成之後，有關領導人卻提出：「藏之名山，傳之後世。」藏是藏起來了，一藏就是將近20年，文稿在金鳳手裡已經藏得發黃發脆。傳之後世，就難說了。連同代人都不知道王申酉是誰，後世人怎麼會想起尋找他的蹤影呢？

王申酉，讓中國人知道你的名字！

注釋

- 1 徐曉、丁東、徐友漁編：《遇羅克遺作與回憶》（北京：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，1999）。